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卷要

子部
第五〇册
類書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五〇冊
類書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御定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
清康熙四十九年聖祖仁皇帝御定

卷二百七十七至卷三百六

二九五—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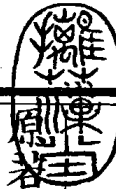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 智 聰敏

智三八 智謀先見



智三 去詐 老子大智若愚 禮記用人之智去其詐 挈瓶 炙輠 左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史記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行雕龍夷炙較過髡注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掘蟻 隨馬 韓非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又桓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贈策 增

握爪 謂泰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韓非子挾智而問則

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 吞珠

之握一瓜也註握瓜伴亡以驗左右之誠 獻珥 戰國策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

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

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子

腹及子之腸矣境吏恐而赦之 又齊王夫人死有七

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其一日

視美珥所在勸 千里駒 五石散 漢書楚元王傳劉

王立為夫人 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

明開 原裨謀獲野 王霸視河 左傳 裨謀於野則

下曲陽傳聞王即兵在後及至濟沱河侯吏還白河水

驚衆欲且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 蜘蛛布

網 蜘蛛轉丸 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 蜘蛛布

結蛇之智 魏舒出衆 增子初絕人 晉書 魏舒字陽

在於是轉丸 常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

多出衆議之表 左編 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 文公無雙

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文公無雙

壽王寡二 智陽國志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西方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七十七

文公智無雙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解衣刺船 礮石鐫碑 間行仗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

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

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適止 明

時為極筆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

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奉御使者

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弄生 因危為功 伏奇爭

利 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

危以為功 史記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宜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據河築壘 傍

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水作圍 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

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

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

以圖也 晉書宣帝紀帝諱懿遠東太守公孫文懿遣

步騎拒帝帝威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

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通沉舟焚梁傍達水作長

圍棄賊而向裏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

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 心歸高祖

裏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謀宗太公 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遊陳平知項王

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此屬畏
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
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者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
則人人自堅矣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盛沙壅水列機

然芻且救齊并軍與信戰夾澱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
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伴不勝還走
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宋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遼人入寇
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不
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如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
夜發兵二百人持一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
里列機與芻連兵遙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

增竈減竈匿車

下車後漢書虞詡傳詡運武都太守羌率眾數千遮詡
陳倉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領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
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
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詡曰竈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
彼不測也詡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
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強勢有同故也史記范雎
傳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君得毋與諸侯
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
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
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不賞邊臣

唐書崔祐甫傳祐甫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
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
已奉詔詔書是陛下恩治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
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
者雖其謀謀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
環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
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刀斬亂絲椎破連環

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號陷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
帝略有所辨僊語一事必得事象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絲帝獨抽刀斷之曰亂者須斬釋史彙編齊后太
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
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
解后推破之謝泰使曰謹已解矣
緣理而行役物
為養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
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漢書刑法志

緣理而行役物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
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
智而不任力此其所以貴也
木嬰渡軍布車從
騎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威兵蒲坂臨晉信乃
渡軍襲安邑梁孝王世家上怨望梁王梁王恐因上
書請朝既至闕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
公主

木嬰渡軍布車從

避火浴血順風鼓灰
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越獸因
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
大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璇
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
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鼓弓弩馬車居
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無馬尾馬驚奔突

避火浴血順風鼓灰

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無馬尾馬驚奔突

賊陣弓弩亂發羣
盜駭奔追斬無數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遠楚百里而耕謂其

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開暇

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予比智矣委

其耕而入見莊王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

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

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

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始善終 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

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

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甕 鑄錢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編 卷二百七十七

緝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呼之曰人餉我兩甕酒其一何

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泰檜在

相位時都下貨重之見錮市屢大開府尹以問檜笑曰

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論之曰適

得告欲變錢法可鑄錢一鑄進呈廢見錮不用約翌午

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磁市

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

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不與子比 無如我何 說苑楚莊

王蔡屠臺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遠楚百里而耕謂其

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開暇

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予比智矣委

其耕而入見莊王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

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

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

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

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始善終 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

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

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甕 鑄錢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編 卷二百七十七

緝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呼之曰人餉我兩甕酒其一何

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泰檜在

相位時都下貨重之見錮市屢大開府尹以問檜笑曰

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論之曰適

得告欲變錢法可鑄錢一鑄進呈廢見錮不用約翌午

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磁市

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

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 遼耶律和爾都

傳保寧十年和爾都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

知之爾都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

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從明

年宋果伐漢帝以和爾都為能料事

清鄉無窮 安

石益橫 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

百姓為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

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願可緩耶

復踰於父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侯傳侯長子截多智有父風高

其罪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

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魯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

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眾心

乃所圖必破 在外而安 北史周史寧傳時突厥木

谷澤周文命寧率騎隨之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

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左編劉表愛少子琰不悅

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乃將亮共上高

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

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

牽

馬抱壁 反旗鳴鼓 北史周文帝公欲伐魏荀息曰君胡

於廣公遂借道而伐號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

壁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也而吾馬之

齒加長矣 左編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

告司馬懿懿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

退不
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

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羸豕之致蹏蹏
之踟躕不知駕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
至也雖有禹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
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毋彪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
室之微智者望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智

論公明為剖析
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
論公明為剖析
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運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
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
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開寺曰佛
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
欽定四庫全書

威為人勇而多智望塵以知敵數其
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不差升合
卷二百七十七

願比韋絃
左編蜀漢何祇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其覺
悟輒得奸詐眾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為有術
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
精如此 三國志劉虞傳虞上疏曰韋絃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
魏略
字昭先軌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凡人
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 三國志

時人莫知 諸將
鮮及 三國志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
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
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鸞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書

以廣聽 世不盡聞
漢書藝文志書以廣聽智之術也
三國志荀攸與鍾繇書繇言我

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為無以易以咨公遠輒復過人
意公遠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
薨故世不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
魏志賈詡傳詡自
得畫閣

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閭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
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晉書鳩摩羅什傳什
堅有迦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
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 甚似王敦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李在

秋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李卻成子曰
賈李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
足使也 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參
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極何能為今知
欽定四庫全書

鄭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
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終始無端
卷二百七十七

計畫立就
文子智圓者終始無端方諸流四達淵泉而
不竭也 明紀編年劉基剛毅抗慨每遇急
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
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所見略同
韓非子深智一物眾隱皆變注於一物智
之能深則眾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左編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
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不之乎統對曰有
之備數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
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
行其意亦

張蓋獲矢 觸網舉鈴
宋史再遇傳赫舍
哩都統兵復至攻

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
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猬獲二十餘萬 五代

史錢鏐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錮鏐救之淮兵為水榭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

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有國無國

成城傾城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過人數等與

水一般宋史孫覺傳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拜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

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

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發多

奇中貴不可言左編宋盧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

梁高祖本紀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

欽定四庫全書御定淵鑑類編卷二百七十七

侍中出此則君即陳平自比子貢北史周廣川公孫深傳齊神武

責不可言屯蒲坂分遣其將賈泰趙潼關周文帝將襲秦問策於

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實性躁急必來決戰高

歡持重未即救之則實可擒也軍遂行果獲秦齊神武

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

君即吾家陳平也晉書王衍傳衍既養賢獵吾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聽士納室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

也吾恐隣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南

舌必滅若敖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

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楚子良生

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

教氏矣布囊盛土采緹縫裾晉書祖逖傳帝嘉

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

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

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而胡戎飢久

益懼無復膽氣後漢書朝歌賊寇李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

士收得百餘人使人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

殺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米緹

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入智謀先見

原心符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

也注燕增水神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仁金

智文之與也原思鱸魚晉書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

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蔡能衛足左傳仲尼曰鮑

賁人謂翰有先知之明蔡能衛足莊子之智不如

不如用梟

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趙魏將干木子請于秦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

手版擊憤

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懼錢鳳為之奸謀因王敦餞別嶠起

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

水晶燈籠

宋孫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

籠東軍士

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七十七

而獨留此道者不疑其貴人拾之而過注籠東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

不後子房

晉書

海內奇士

三國志

張起請洪為功曹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連計事連謂起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職洪洪者何人起曰洪才略智數優起

一舉雙虎

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卡莊子

不能關力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為王挑戰決雄雌毋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關智不能關力

百錢盡紅

天中記南

武襄青征僕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青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

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畫錢面左右諫止僕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眾方聳視已而揮手條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

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侯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邑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

岳侯神算

宋岳飛傳飛移屯鄂命招捕乃兩面錢也

穴之人

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

不流則腐

藏書宋張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七十七

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

易衣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腹是以降耳而遁氏隨書余朱猷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余朱大街見童兒羣戲者猷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通追騎尋至初不識猷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

兵不血刃

三國志孫權傳趙雲使魏帝問曰是得免

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答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板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

脫鞞露金

明王達椒宮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中

伴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无之德成曰
九閣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悼吾出
以無問安知上不
入試衆乃服
下馬三呼
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
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
者三詠亦下馬三呼
遂攬轡行衆不敢詳
鎮州趙學究
左編宋太祖以周
甫時姚鳳選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度
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
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
白衣者無他
晉書孔坦傳
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
蘇峻破姑熟
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
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智五

入智謀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湖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四

抱璞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原賦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

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

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

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

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

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乘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為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
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
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
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
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
為真愚

增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湖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五

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

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

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

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

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

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

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

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

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六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颭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七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

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蹻蹻也

釋

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穎言敏曰閔也

易曰矣而耳目聰明尚書曰聽德惟聰又曰聰

作謀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周禮曰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

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干將鏌鋌者貴於立斷也
所以尚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
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
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
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
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
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
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
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
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螭
駕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
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
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八

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

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
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
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
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
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
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
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
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
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
張尼字少平妻田氏女尼一千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
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識
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
過人其姊韓瑤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離而
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
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十九

遺句耶達曰憶姊昔抱達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牋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史遍通 後漢書曰黃琬早而辨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足滑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甥壘曰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絕妙好辭四字也 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史曰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而多慧 增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三

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鷄卵汁洩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錄序有學慙

鼠獄智乏鷄碑之句 晉書曰苻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為左僕射內總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棗擲上正中面御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三

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又曰謝莊有口辨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元謨為雙聲礧礧為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叛帝因晏問劔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又曰吳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 又曰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又曰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埽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使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論

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書賈誼過秦論瑯琊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史彙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倩為咨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淵嘗謂遙曰聞君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

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

地記二篇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橫兩

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

注坑與缸同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

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

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

之亦速原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

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曰一皆通利豐

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

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王何容不爾

增北齊書曰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

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嘗與

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

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

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

方之王粲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

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

氏世有人焉又曰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

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又

曰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

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又曰裴安祖

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

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又曰李昶年十數

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

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

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

稱歎之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

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

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又曰北齊

高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

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

裕不能答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